

时间  
与  
疆域

赵大河  
著



A Promise  
of the  
Condemned

死囚与皇帝

中华出版传媒集团  
中华书局出版  
巧思设计



# A Promise of Hope

*Confession of a Sinner*



THE  
PROMISE  
OF  
HOP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囚与皇帝/赵大河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23. 12

(时间与疆域)

ISBN 978-7-5559-1534-8

I. ①死…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224769 号

---

选题策划 王淑贵

责任编辑 王淑贵

装帧设计

 书籍 / 设计 / 工坊  
刘运来工作室 徐胜男

美术编辑 吴月

责任校对 梁晓

---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印 张	5.375
社 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27号C座5楼	字 数	105 000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23年12月第1版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印 次	2023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定 价	46.00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252786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引言 ~~~~~ 001

渡口 ~~~~~ 003

附:小说的人物 017

鬼屋 ~~~~~ 026

附:小说的结构 036

客栈 ~~~~~ 041

附:小说的细节 051

老树下的鬼魂 ~~~~~ 058

附:小说的气味 067

磨坊 ~~~~~ 072

附:小说的明暗	085
夜半敲门声	091
附:小说的切口	101
贞操	108
附:小说的情节	117
雨霖铃	124
附:小说的闲笔	140
爱上一个谜	146
附:小说的形式	160
絮语	165
后记	166

## 引言

贞观六年（公元 632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审查死囚，看到这些要被处死的人，心生怜悯，下旨放其回家，让他们与家人团聚，来年秋天返回长安就死。

——这则故事记载于  
《资治通鉴》第 194 卷



## 渡口

秋日凄凉的傍晚，天色渐渐暗下来，河水泛着清冷的光无声地流淌，岸边杨树的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也时日不多了，苟延残喘。树叶稀疏的一大好处是，可以漏下更多的天光，使渡口不那么昏暗。

所谓的渡口其实一点儿也不像渡口，如果不是一条老旧的木船系在这儿，谁也不会把这儿当渡口。再说了，渡口的位置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河水的涨落，有时偏上游一点，有时偏下游一点。这里边的道道儿只有撑船的老黑懂。坐船的人不知就里，觉得这个古怪的家伙随心所欲，爱将码头设哪儿就设哪儿，害得他们有时到河边好一番寻找才能找到船。一条爬满荒草的小路穿过杨树林，将渡口与外界联系起来。这条小路在树林里还隐隐约有迹可循，快到岸边时几乎看不出路的痕迹。一方面是渡口不

固定造成的，另一方面则与河水的涨落分不开，上涨的河水总喜欢抹去人类的痕迹。

说撑船的老黑脾气古怪，一点儿都不冤枉他。他脾气好的时候和什么人都开玩笑，没大没小。当然他最喜欢开玩笑的对象是小媳妇，只要小媳妇上船，他就开讲荤素不忌的段子，有的小媳妇脸红不理他，有的则笑骂他一通。你骂他，他也不恼，上岸时会叮嘱你，裤子湿了，风吹干再回家吧。船上到处湿漉漉的，裤子湿一片再正常不过。小媳妇自然明白他话里的话，要嘴上占便宜，一般不回嘴，扬长而去，心里免不了要骂他一句死鬼。他脾气不好的时候，简直是凶神恶煞，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要是敢不听，他就敢把你扔到河里喂鱼。不过，说句公道话，他脾气不好一般是在涨水的时候。你想想，河水上涨，暗流涌动，一篙点虚，一船人的性命就报销了，此时他不凶神恶煞，如何镇得住兴风作浪的水怪，如何确保一船人的安全。

这个渡口荒凉是有原因的。因为它连接的只是几个村子，而非集镇。要知道，村民若非婚丧嫁娶走亲访友，是难得过一趟河的。他摆渡不收费，秋后会挑上担子到几个村里收粮食，那些坐过船的人，根据坐船次数多少，根据收成和良心，给他粮食，玉米或豆子，多少他都不计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渡口是老黑的领地，也是他的世界。现在，他坐在一棵歪倒的枯树干上打量着河水，一边等坐船的人，

一边想自己的心事。天眼看就要黑下来，今天大概不会有人过河了，他想。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他决定再等一会儿。说到心事，他确实有心事。有人给他介绍个寡妇，他也看中了，可寡妇有五个孩子，大的十岁，小的两岁，他仅靠撑船如何养活得起？要能发笔横财就好了，他想。当时他只是想想而已。和现代人想想抢银行和中彩票没什么两样。抢银行需要胆量，中彩票需要运气，而这两样一般人都不具备。之所以暴露他的想法，并不是暗示他心生恶念，要打劫下面出场的坐船人，而是他心中就是这样想的——要是能发笔横财就好了——仅此而已。

既然提到坐船人，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前面提到的那条被荒草覆盖的小路吧，因为出场的坐船人正从那里走来。

看得出这是一个长途跋涉的人。他衣衫褴褛，头发蓬乱，胡子像荒草一样。不过，单凭这些，只能把他当作一个流浪汉，而不会认定他是一个长途跋涉的人。老黑是从他的机械而沉重的脚步判断的。瞧，他的两条腿是怎样迈动的，不受大脑指挥，只靠意志驱动，这是长途跋涉的典型特征。

他走过来了。

他的出现不可能不引起老黑的注意。寂静的傍晚。荒凉的渡口。一个疲惫的旅人。老黑看着他走过来。老黑在这儿撑了二十年船，从未见过一个远方来客。这个渡口位置偏僻，长途跋涉的人即使迷路也到不了这儿。老黑没听说过附近的村子谁家有远方

亲戚，也没听说过谁家有远行之人。

那人在距离老黑一丈远的地方停下脚步，茫然地看着老黑、船和河水。老黑觉得奇怪。坐船，你应该过来；迷路，你也应该过来，干吗离这么远？真是个怪人。

老黑不想先打招呼，毕竟这是他的领地，来人应该有起码的礼貌才对。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在这个由河流、渡口、船组成的小王国里，他就是国王。他至高无上。那些进入他王国的人理应先递上度牒、通关文书、申请或别的什么，他恩准，他们方可过去。当然，他一般都会恩准的。他不刁难人。他是一个仁慈开明的国王。他的美德将传遍世界。现在，这个人太不懂礼仪了。老黑不理他，稳坐枯树干，且看他何去何从。

渔佬突然从河边冒出来。他左右肩上各蹲着一只鱼鹰，远远看上去，他好像长了三个头；他手里拎一个鱼篓，鱼篓沉甸甸的，那是他今天的收获。老黑与他是老相识，莫逆之交，一天不见，彼此都会想念。见面坐片刻，哪怕不说一句话，心里都舒坦。嘿，渔佬和老黑打招呼。老黑站起来，看着渔佬走近。渔佬从鱼篓里抓出一条鱼扔船舱里。那条白色的弧线很美。鲫鱼？老黑说。鲫鱼，渔佬答。这就是他们的对话，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不需要感谢，感谢就见外了。

渔佬出现得太是时候了，老黑可以自然而然地将注意力转移过来，从而把一丈开外的那个不懂礼仪的家伙晾一边，权当他不

存在。

渔佬耸一下右肩，右肩上的鱼鹰跳到枯树干上；再耸一下左肩，左肩上的鱼鹰也跳到枯树干上。它们站稳后，就像老和尚坐禅般一动不动。他活动活动肩膀，伸伸腰，比刚才高出一截儿。

渔佬看到一丈开外的旅人，也觉奇怪，他为什么不过来？要过河吗？他看一眼老黑，老黑也不知道答案。

要过河吗？老黑问道。渔佬家就在河这边，干吗要过河？老黑其实是在发出邀请，意思是，伙计，过河咱哥俩喝两盅吧。他是单身汉，渔佬也是单身汉，两个单身汉在冷清的秋日夜晚，炖一锅鱼，温一壶酒，吃鱼喝酒，聊天扯淡，也挺不错。

有酒吗？渔佬说。

别的没有，酒管够，老黑说。

还会有人来吗？渔佬问的是还会有人来渡河吗。

不会了，老黑说。

那还等什么，渔佬忽然对喝酒来了兴致，他看向一丈开外的旅人，喂——他喊了一声。这儿不是他的领地，他先打招呼也不觉得有失身份。

那人朝他们走过来，很快就来到他们身边。

要过河吗？渔佬问。他马上意识到多此一问，不过河，他来这儿干吗？

那人点头。

去哪里？

张村。

谁家？老黑忍不住问道。他住宋村，与张村相邻。张村不大，村子里没有他不认识的人。

老黑，那人突然叫出老黑的名字，你不认识我吗？

老黑吃了一惊。

你，是你！老黑不太敢相信自己的判断，但他越来越坚信就是他，张三元！乱蓬蓬的头发和杂草一般的胡子欺骗不了老黑，他即使不是张三元，也必定是张三元的鬼魂，不可能是别人。老黑从没见过鬼，但现在他却不敢确定面前这个人一定不是鬼。为什么有此怀疑呢？因为张三元杀人事件轰动几个县，人人皆知他被判了死刑，按时间推算，这时候他应该已经被砍头。他死了，鬼魂还乡，也算叶落归根吧。所以老黑搞不清他是人是鬼。想到此，老黑感到脊背发凉。但他又想，我与他无冤无仇，他的鬼魂回来也不应该找我麻烦。

是我，那人说。

你……？

老黑想说你是人是鬼，终于没说出口。一阵风吹过，杨树叶像纸钱一样在空中翻飞。几只乌鸦蹲在树枝上。两只鱼鹰呆若木鸡。荒草摇曳。河水清冷。船横在水边。这个他熟悉的世界，他的王国，如今却到处透着陌生。还好，有渔佬在，他不那么害怕。

你们认识？渔佬很诧异，这两个人怎么会认识呢？一个从来没离开过渡口；另一个，毫无疑问，来自远方，他们怎么会认识呢？

认识，老黑说。

我叫张三元，那人说。

张三元？

张三元。

你真是张三元？

真是张三元。

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渔佬说。

我活着。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

真是奇迹，老黑心里想道，他居然活着。不过，活着好，活着好，他就应该活着。

人们说对了，老黑说。

什么？

人们说你不会死。

老黑原来以为这只是人们的愿望，怎么可能呢？要知道他杀的可是四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杀人偿命，他能例外？没想到他真例外了，这不，活着回来了。生活就是这样，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比如，有一天他在河里捞到一个西瓜，上岸时脚

下一滑，连人带西瓜掉进河里，他呛了水，西瓜也漂走了。

老黑让张三元坐到那棵歪倒的枯树干上歇一会儿。你肯定走累了，老黑说。在这儿，野外，老黑的领地，那棵枯树是他的，怎么说呢，算是他的宝座吧，现在他让给张三元。张三元坐上去，树干颤了颤，两个鱼鹰也颤了颤。它们甚至不用张开翅膀，就重新保持了平衡。

渔佬听到张三元这个名字，知道他是谁了。他不认识张三元，他想象张三元一定是个孔武有力的高大汉子，没想到他这么矮小。他无法将眼前这个人与人们谈论的一夜间杀死西门四条汉子的那个张三元联系起来。

渔佬将张三元叫过来，本是要一起坐船过河的，老黑却让他坐下歇息，什么意思？他惦记老黑的酒。两个单身汉偶尔喝场大酒，也很痛快。不过，他也不白喝，他会贡献出他鱼篓中全部的鱼，只留两条小的喂鱼鹰。对他来说，鱼鹰可不只是鱼鹰，还是他的伴侣。他对鱼鹰说的话多过他对人说的话。他意识的灰暗天空突然裂开一条缝，一束光洒下来，他明白了老黑的顾虑：张三元不是一般的坐船人，载他过河要考虑后果。如果他是逃犯，给他提供帮助会受牵连。而他很可能就是逃犯，否则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渔佬的揣测没错，老黑想到了这层，但老黑想的可不止这些，老黑想得更多。如果刚才没多嘴问出他的名字，默默将他渡过去

就是了，他走他的路，你和渔佬则回家炖鱼喝酒闲扯，最多把他当作话题之一，胡乱猜测他的来路和去处……该是多么惬意的夜晚啊！不知者不罪。现在，也没问题，只要对他说：记住，我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谁。他会明白你的意思。那样，送他过河也没问题。只是，这话老黑说不出口。言下之意，你不要出卖我，这不等于不信任别人吗？而张三元看上去能是一个不值得信赖的人吗？

张三元是在除夕夜杀的人。为什么选择除夕夜，他肯定有他的考虑。让我们猜测一下，是仇恨使然，他恨那四个人，不想让他们活着看到新年的曙光。俗话说，当日事，当日毕。他做不到这一点，至少当年事，当年毕吧。他母亲去年六月份去世，西门四少将他家门封了，不让出殡。他给四少跪下磕头也不行。四少中年龄最小的拉泡屎，对他说，你把这泡屎吃了，让你出殡。他没有吃屎。母亲的尸体臭了。房顶上落下一群猫头鹰。他在屋里挖坑将母亲埋了。然后破壁而出，领着侄女侄儿逃往外地。顺便说一下，他哥嫂死得早，留下一双儿女，大的十一岁，小的七岁，由他和母亲拉扯。他走后，房子被西门四少夷为平地，宅地被西门四少所占。他选择除夕夜杀人，另一个动机是想造成轰动吧，如果是，他做到了。杀人的过程很血腥，传说五花八门，就不再详述了。他杀了西门四少后，连夜去县衙自首。好汉做事好汉当。他不想杀更多的人。他杀死四个最可恶的男人就够了。他想告诫

世人，别欺人太甚。

老黑对西门四少一点好感都没有。他们死了活该。他们没少坐他的船，可是一粒粮食也没给过。他们不但不给他粮食，还威胁他：你以为这河是你家的？这船，我们叫你撑，你撑；我们不叫你撑，你就别想撑。因为渡口荒凉，撑船没什么油水，他们才没将老黑赶走。可是，你瞧，他们说话的口气，他们没将老黑赶走，老黑应该感恩戴德才是，还敢上门收粮食，真是不知好歹。三元将他们杀了，杀得好！老黑想，他们活着有什么好，只会祸害百姓。

你要回家？老黑说。

没有家了，张三元说。

那你——

回来看看我妈。

上坟。

没有坟。

老黑叹息一声，不知道该说什么。天色又暗了一些，杨树林里升起一层轻纱般的薄雾。到夜里，这些雾会被寒冷压下来，附着于草叶上，形成一层白霜。河道上，因其空旷尚明亮，抑或是河水将白天吸引的光线又回馈给天空一些。

你不该回去，渔佬说。

为什么？